

浊世怪才

舒源骏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清朝末年，山东日照刘克学虽有状元之才，却屡试不中。一生善于戏弄官宦商贾，捉弄地痞无赖，且以打官司告状为乐。世人曰之『怪人』。然怪人之怪才，竟有三个绝代佳人舍命争爱……



舒源骏 著

浊世怪才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浊世怪才

舒源骏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615710

印刷者：泰安市印刷二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2插页 306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ISBN 7—5329—0681—7

I·605 定价：6.20元

前 言

在我童年，常听老年人讲述刘克学如何打官司告状的故事。故事有头有尾，神乎其神。就山东一百单八县，无人不晓，无人不知。至今，九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婆，还津津有味地述说当年刘克学的奇闻趣事。倘若他们的子孙做了坏事，便会捶胸叫骂：“你们也要当坏蛋刘克学，臭得狗也不吃？”于是便向子孙们讲述“坏蛋刘克学拉屎割断裤；活着不是人，死了狗不吃”的逸闻。如若子孙们不相信，他们便搬出当年十八家大人联名状告刘克学于咸丰皇爷，致使咸丰皇爷批曰“活着喂狗，死后喂鳖”的经典，来证实其人之坏。

对于刘克学其人真坏假坏，因为我未生于那个年代，不能做真正的查实。但从人们口头所传说的故事，倒觉得其人智慧胜过孔明，才学赛过李杜，而其道德又能与周公媲美。他一世清白，舍生命而不畏权贵为民申冤，伸张正义，却背个“坏蛋”之名而被后人唾骂，实是天大的冤枉。因为我并非考查历史，又不愿前人的后辈因祖宗之事而追根问底，书中其事虽真，其人却也有假，且莫对号入座。如若把“恶讼师”一生所为，都写成小说，三船纸张也难于完笔。今暂只写首卷，让后人略知其一，莫不可以假乱真。如若要知其

二，那要看上帝的安排了。而况那已化为鬼魂的刘克学，是否愿我为他鸣冤喊屈呢？

我等待着。

DM170 h4
作者

一九九一年春三月

目 次

第 一 回	受母训委屈进考场 迷心窍惊梦见寡妇……………	(1)
第 二 回	乱题诗奚落众和尚 遭毒打反为宾上客……………	(11)
第 三 回	受调理有苦无处诉 去看山无言话冤枉……………	(21)
第 四 回	立契约甘愿还旧债 救穷人引盗去偷山……………	(30)
第 五 回	信谗言立规训侄儿 不贪财贱卖柴禾担……………	(38)
第 六 回	遵母命含屈再赶考 为中举逼妻卖嫁妆……………	(47)
第 七 回	释难症相解三味汤 追亡魂哭诉松树坡……………	(58)
第 八 回	话先祖夜宿小客店 出虎口偷放小秀才……………	(67)
第 九 回	卖豆腐路遭无赖缠 救女子舍银真情生……………	(77)
第 十 回	消赖帐无亲又无故 识先生有缘又有情……………	(87)

第十一回	求吉凶先生赐盘缠 拜神山老妇道衷肠……………	(95)
第十二回	攀亲戚反被亲戚笑 想做官竟遭官人骂……………	(107)
第十三回	误应试回乡遭母斥 赖天地进城又赖帐……………	(118)
第十四回	丢驴儿寻驴见冤家 闯公堂为驴见分晓……………	(127)
第十五回	闹衙门三治赵老赖 初相识再还厚礼情……………	(136)
第十六回	寻仇人面斥淑妹女 送音信相识亲家母……………	(146)
第十七回	答诗对相逢难少年 登寒舍诉说惊千金……………	(157)
第十八回	去东关诱入歹人圈 保贞洁舍财脱虎口……………	(170)
第十九回	讨毛驴夜去安东卫 会好友闻知赵女心……………	(178)
第二十回	救吕婆抗婚念恋人 改书信行善为知己……………	(188)
第二十一回	配姻缘巧牵鸳鸯线 见假信拒见痴情郎……………	(198)
第二十二回	恋仕途妻怨求功名 讲仙人泪洒凡人间……………	(207)
第二十三回	思人间眷恋花牡丹 巧安排戏弄花和尚……………	(216)

第二十四回	除榜名怀恨揭短人 受苦刑忍痛不折服.....	(227)
第二十五回	报音信不知祸事降 赠银两方知悲剧生.....	(236)
第二十六回	娶大脚相印情人心 得佳音贺喜又献银.....	(246)
第二十七回	捎书信二番遭唾骂 释奇画顿生鸿雁情.....	(255)
第二十八回	吐衷肠偷山遭毒打 三登门赔礼燃火起.....	(263)
第二十九回	逢好友巧布连环计 施刁钻反被刁钻误.....	(270)
第三十回	济贫者相识不相认 做恶梦连遭是非祸.....	(279)
第三十一回	见喜信巧把计谋施 闻谎言误把疯子待.....	(288)
第三十二回	贪小利堂审舍大本 造假御霸山挨板杖.....	(295)
第三十三回	赠金匾辞官为明举 写对联开业鞭炮鸣.....	(306)
第三十四回	释疑句意歪逗人笑 慕才学登门甘为师.....	(314)
第三十五回	拜乡绅促膝话恩情 登叔门邂逅隐真情.....	(326)
第三十六回	盼喜报疾回娘家门 去衙门碰壁失望归.....	(336)

第三十七回	回故里削职去为僧 见老妻做官脾气增..... (344)
第三十八回	赴酒宴赋诗骂知县 见父岳顶嘴挨棍打..... (352)
第三十九回	当盗贼夜截碰熟人 送彩礼拒婚落无趣..... (363)
第四十回	打赌鬼愤怒不认亲 错判案误判不亏理..... (372)
第四十一回	谋对策危中解人愁 再做媒撮合成人美..... (382)
第四十二回	躲淫官真假难辨伪 闹公堂清浊心里明..... (391)
第四十三回	借银两未成中奸计 退婚约退得尿罐提..... (401)
第四十四回	逼弱女悬梁离人世 见老翁饮茶斥狗官..... (410)
第四十五回	抛女尸路遇孤女婆 假吊丧哭闹衙门府..... (419)
第四十六回	开酒店喜迎旧日友 题横匾醉写人间苦..... (430)
第四十七回	逢仙人怪仙去地府 换人骨阴阳无分明..... (439)

第一回 受母训委屈进考场 迷心窍惊梦见寡妇

却说山东有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县县出状元。状元之多，莫过于沂州府的日照县了。这里有状元胡同、状元村，有蔡状元、沈状元……至于举人进士榜眼探花，那多得不计其数。不说元朝相家村兄弟二人同中文武二状元，也不道大清京都御史出于秦家，仅就同姓一家三进士，讨饭郎名中翰林，至今传为美谈。至于童生秀才，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传说吕洞宾成仙之后，到此一游，发现这里依山临海，山川秀丽，不亚于仙境，能出一石二斗芝麻的状元郎，便下凡到日照县城西李家庄一户姓李的人家，脱胎换骨，也想高中状元，名扬天下，做一个驸马郎。不想此事被玉皇大帝知晓，三令五申命他速回天堂。此时，吕洞宾已中进士，皇上正要点他头名状元呢，他如何肯归？于是，便在日照城东临海石板上题诗一首：

天上有个玉琼楼，
人间有个日照城；
玉琼楼里坐玉帝，
日照城里有我名。

袖藏青蛇（剑）胆气壮，

何惧三令除仙名？

欲要吕仙回天庭，

海枯石烂诗无踪。

早有人将诗句报与玉帝。玉帝怒道：“好个吕纯阳，如今得道成仙，就目无王法，别说他写在石板上，就是写在铁上，有何难的？他要我海枯石烂，我倒要给他个海底朝天。”即命铁拐李将东海水烧干，命鲁班去将那石板上的诗句凿去。

铁拐李来到海边，将火葫芦投入海中，时间不长便把那鱼鳖虾蟹烧得鬼哭狼嚎。东海龙王慌忙奏明玉帝。玉帝方悟大海不可枯，即速将铁拐李召回天庭，并责怪他做事冒失，赏他二十大板。他本来就瘸着一条腿，玉帝赏赐之后瘸得更加厉害。至今，那被火葫芦烧过的地方，无鱼无虾，海水浑浊。

再说鲁班受玉帝之命，不敢怠慢，来到海边，凿了七七四十九天，将那石板凿成一个捣米石臼子，也凿不去那八行诗句。玉帝闻知，即命东海龙王将那诗句淹没。打那，那个名叫青石滩的村镇便改名为石臼所。如今，那个被鲁班凿成的石臼，成为装卸船货的港口。此是后话，不提。

却说这日照城虽然只是一个县衙府地，但是一座古城。据说当初县衙不在此处，设在石碣城。不知哪年哪月，石碣城被海水吞没，县衙便搬到日照城来了。这日照城坐落在土岭埂上，远看是条长岭，近看一马平川，难寻半块石，沃土深千尺。它后有百里黄山环绕，左有合山环抱，前有奎山相映。东临石臼二十里，北离密州不过百。县衙坐落在县城东

关，衙门口正冲奎山。那奎山同“奎”字相似，巍然屹立于南天，与县衙相映，有如一座影壁墙。奎山之前，便是浩茫无边的大海。奇怪的是临海处却突然有两座大山高入云端，犹如日照城前竖立的两扇大门。一座山曰岚山，一座山曰四山。从黄山流下的富疃河和从合山流出的状元溪在岚山与四山之间汇合，宛如一条护城河。而城后峡谷中的张公潭，犹如大堂的高悬明镜，银波万顷，碧水如天。据说张公潭有千年的老鳖万年的龟，每逢下雨之前总要爬出水面，晒日歇息。

闲话少叙，如今却说日照城东十里有个不上百户人家的小村，名叫刘家疃。村里有个穷汉，大名叫刘子正。只因他嘴长得有点儿斜，人唤他歪歪腚，刘子正年过四十才娶了媳妇，但一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恶不做，娶妻后仍不痛改前非，今日赌钱，明日偷狗，把家业输了个空空荡荡。无钱买酒开赌，便去岚山抢劫，不想被人一杠子打死。丈夫死后，刘氏不曾改嫁，受尽苦楚供儿子读书，以便久后金榜题名，并为儿子取名克学，其意刻苦学习也。刘克学天资聪明，且又喜欢读书，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无所不通。且唐宋诗词，出口成章，人都夸他久后必成大器。刘氏也为有个好儿子高兴，时常对乡邻们说：“我儿子久后准能中状元！赶我儿子中了状元，有仇的报仇，有恩的报恩。”只是刘克学的老师杨先生对刘克学的中科却不抱有任何希望，他对刘云龙说：“此学生虽有奇才，却又古怪。其心术令人琢磨不透，且又不善言谈，恐怕命中注定厌官也！”

刘云龙是刘家疃的财主，虽与刘子正是一个祖宗，却无

骨肉之情。刘氏日子艰难，刘云龙却仍然要刘氏付给他聘请教书先生的银两。为此，刘氏背后不知哭过多少次，也常常对儿子说：“孩儿，你要好好读书，给为娘的争口气啊！”刘克学看见母亲受的辛苦，几次退学，都被母亲送回学堂。

嘉庆十年，刘克学十四岁了。这年春天，县里开考选秀才。先生对刘氏说：“克学这孩子虽然年少，但读书用功，文章做得不错，他的文才已经压过我这先生了。今年县试，不如叫他去试一试，如若考上秀才，也就尽到父母之心了。”刘氏巴不得儿子早日金榜题名，如今听先生一说，如何不依？当晚就对刘克学说：“学儿，今天先生来对为娘的说，今年举行县试考秀才，我怕你年纪小，怕你考不上，可又一想，万一能考得上，那就是靠做官不远了。为娘不图你能象沈家在京里几世为官，能在日照城当上县太爷，为娘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刘克学听了，把头一拧，说：“我不愿做官，我去放驴。”

刘氏道：“你还放马呢！咱家哪有毛驴你放？就一头小驴崽儿，两年前被你爹输给于叔了。读书做官，不做官谁去读书？哪怕考个秀才也好啊！学儿，你要知道，你只有做了官，你爹的仇才能报。自打你爹死后，这两年为娘的受尽了苦酸，实指望扯巴你大，中个一官半职的，替你爹报仇雪恨，为娘出了这口冤气，可你……你怎么去放驴放马？你就不想想，为你读书，为娘的花了多少银子？”

刘克学扑到刘氏怀里，说：“娘，你让我考秀才我去，叫我考上秀才做官我不干。我听人说，俺爹一辈子不务正

业，后来赌钱输得分文没有去断路砸杠子被人打死了，他死得好。”

刘氏听儿子一说，顿时气得脸儿铁青，她把儿子猛地一推，吼叫道：“学儿，你说什么？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从小受苦，爹被人害了，还说死得好。你可真会说话。你给我跪下！”

刘克学吃惊地望着母亲，扑通跪在地上，低着头，一言不语。

刘氏气得打哆嗦。过了好长的时间，她指着儿子说：“我白养了你，也白叫我操了心。我挨饥受饿供你读书，图的是什么？图的是你金榜题名，为的是你前程无量，为你死去的爹报仇，为活着的人扬眉吐气，可你……你气死我了！今天你给我说，你去不去赶考？”

刘克学见母亲为此而恼，哪有不答应之理？便头也不抬地说：“孩子去就是了。”

刘氏严厉地说：“答应去就行了？你得给我考上！”

刘克学心想：先生曾说过，当今考场虽有私弊，但只要会做八股文，就会考中的。可那主考官既非自己大舅，又非自己的岳父，他万一眼高一眼低，看自己的文章做得不顺眼，又何能考取？便说：“娘，叫孩儿考取，孩子没那把握。”

刘氏声如巨雷：“那就别回来见我！”

刘克学没有吭声。

刘氏问：“你是聋子？”

刘克学声音微小地说：“孩儿遵命就是了。”

却说刘家疃有个屡试不中的老头儿，名叫于林，外号叫于鬼头。年轻时长得膀大腰肥，眉清目秀；如今虽然五十开外，却腰不弯背不驼。他读过十五年私塾，进过几十次考场，却总是考取不中。如若问他为什么屡试不中，他也说不出原因。但若叫他熟背百家姓三字经，他一口气能背个半字不差。至于唐宋八大家，何人写何诗，他也说个头尾，可叫他写那八股文，就牛犊子叫街——懵了门了。气得他常骂死去的老祖宗，没给他一个聪明的脑袋。要不，就埋怨祖宗的坟茔地不好。怨来怨去终于怨出一个眉目，是老祖宗给他取了个木头名字。你想，林是两木而成，人若象木头一样，那不是笨蛋一个吗？于是改名于汉林，取意久后必中翰林。可是改名十多年，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连个秀才也考不上。他不认为自己学识浅薄，却以为县府主考官见他眼里有屎，有意不点他。可一连考了几场，还是怎么进去又怎么出来。气得他把砚台一摔两半，对天发誓：这辈子再进考场，便是王八的龟孙。

于汉林考官无望，就玩钱。他起初赌钱无瘾，只不过想占个小便宜，可赌了几次只赢不输，便有了赌瘾，一坐就是三天三夜。他把赢到的钱不吃不喝，却往女人身上贴。可又怕老婆知道骂他个老不要脸，因而寻花问柳只好偷偷摸摸的。他有四个儿子，生天花死去三个，眼下就剩下一个老四，也就取名叫于四。那于四今年二十有余，仍未成婚，红面大脸，虎背熊腰，点火就着，打架不怕死，上山不怕虎，村里的人都怕他。于汉林更怕儿子，于四常管他叫老不要脸。

于汉林自己屡试不中，于是便对于周围中科的人户十分

嫉妒。但他又老想巴结人家，以图小利。这天晚上，他忽然梦见刘克学身穿龙袍，骑着高头大马回乡。他把老婆子叫醒，把梦中所见从头至尾一一道出。老婆子听他一说，又好气又好笑，说：“你自己得了官迷，也巴着人家去做官。要是做梦有准儿，那天我梦见你上山背回十个大元宝，怎么没见你背回来一个？”于汉林笑道：“我做梦十有九准。做梦拉屎，不过三天准欠人家一屁股债；做梦摸鱼，准发大财。今晚梦见刘寡妇那个小子穿大红袍，他准能中科。他要是坐了大官，那就是刘大人，咱也跟着沾光。”

于汉林的女人于婆子，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半个，一双小脚一年也走不了二里远，但对于官场之事却不糊涂。如今她听老头儿一说，忍不住笑了起来。于汉林问她：“你笑什么？”于婆子说：“我笑你老糊涂。咱于家和刘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能跟他沾什么光啊？做官的十个有九个半心肠子黑，他们不占咱们的便宜就不错了，你还想沾光呢！”

于汉林也没白喝十几年墨水，他知道人不做官还是人，做了官就变了的道理。可他总觉得如若刘克学真做了大官，自己会沾大光，因为按辈分他毕竟是自己的侄子，而且还拐弯抹角地沾亲带故。听人说，乾隆年间诸城县刘墉在京里做官，他的家乡人到江南做买卖，一提“刘墉”两个字无人敢欺。于是他便说：“不管怎么说，如今那刘家冒犯不得的。想起几年前刘子正输掉毛驴的事，我他娘的真后悔。”

那还是刘子正活着时，于汉林和刘子正赌钱，一夜就使刘子正输了个衣囊空空，最后只好把唯一的一头毛驴押上了。赌场无父子，于汉林不管刘子正哭爹叫娘，硬是把刘家

的毛驴牵了回来。如今刘子正虽然已死，可那刘寡妇不会忘记。想起这些，于汉林再也睡不着了，天一亮就到刘家来了。

刘家的小院坐落在刘家疃村东，面临富疃河。草屋断墙，冷落萧条。于汉林见院门关闭，想是那刘寡妇还没起来，于是便在门口抽烟袋，一直等刘寡妇开了院门。

刘氏对于汉林大清早来到她家，感到十分惊奇。从丈夫死后，她家人往稀疏，亲戚不来登门，何况外姓人呢！便问：“他于叔，你来有事？”

于汉林嘻嘻一笑，说：“老嫂子，我听四儿说，克学去县城赶考去了，你还有二亩地没种。我想嘛……嘿嘿，咱们一个村住着，和克学他那三叔论起来，多少还沾点亲戚，亲顾亲顾，我哪能是亲不顾呢！我那地种上了，毛驴闲着不用，来帮你们把地种上，你说行吧？”

刘氏心想，于汉林过去和死去的丈夫交情甚厚，只是从开赌之后，认钱不认人了。尤其是丈夫死后，他从未登过门槛，今天怎么如此热情？她真想把他撵走，可又想起清明已过，南河岸的二亩地正愁没牲口耕种呢！正想答应下来，可又一想，于汉林是刘家疃有名的鬼头，又是个出名的贱骨头，他会不会在她这寡妇身上打什么主意？想到这里，便说：“他于叔，谢谢你了，俺不用。”

于汉林看出刘氏的顾虑，说：“你是怕人说闲话吧？唉，你这人呀，顾虑就是多。也好，叫四儿来帮你家种上行吧？”

刘氏为难地说：“这个……”

于汉林说：“别这个那个了，你要觉得咱还是一门亲